

魔劍追魂

司馬青雲 著





魔 剑 追 魂

司马青云 著

(三)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二十一章 梦醒良宵

夏晓杏将剑仔细端详了一下，不禁神色微变，丢在秦仲男脚下道：“你自己去看吧。”

秦仲男拾起剑来，果然发现上面刻有奇异花纹之处，红光隐约，与先前黯然之状不同，只得呐呐地道：“我是试验了一下，不过……”

夏晓杏立刻道：“好！不必说了，我知道秦大哥心中别无他意，只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，我也不怪你。”

秦仲男急道：“你不明白。”

夏晓杏苦笑道：“我没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只是你现在有冷月辉相助，我也帮不了什么忙。而且慧剑是我自己丢掉的，我也应当自己设法夺过来，不敢再麻烦你们，奶奶，我们走吧。”

夏尘风瞪了秦仲男一眼，正想开口说话，夏晓杏却拖住她道：“奶奶，大局为重，这倒是怪不得他。”

夏晓杏拉过三匹马，交给夏尘风与颜如玉各一匹，跨鞍上马道：“秦大哥，祝你万事如意！”

秦仲男挽住她的马缰道：“夏小姐，我们一起走，你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夏晓杏冷冷地道：“不！我在旁边对你只是不便！假如你有所解释，等将来匹马单骑，重访嵩山寒梅山庄，我自然平心静气地听你解释，假如你认为无此必要，不来也没关系。”

秦仲男还想说话，夏晓杏忽地操起鞍上的皮鞭，刷地一鞭抽了下来。

秦仲男本能地往旁边一闪。

夏晓杏双腿一夹马腹，那匹马向前怒奔而去。

夏尘风与颜如玉也策马追在后面，扬尘而去。

秦仲男抓过一匹马也想追去，邹远拦住道：“让她们去吧！小误会一解释就算了，何况夏小姐也很明白。”

秦仲男急急道：“你们都弄错了。”

邹远笑笑道：“错在秦兄自己，你应该跟她们把话说开了，她还会不原谅吗？”

秦仲男眼见三骑已然去远，不仅长叹一声道：“这真是从哪说起，你可害苦人了！”

邹远道：“兄弟纵然不说出情剑上的异微，她自己也想到了，这种事与其瞒她，倒不如先说的好。”

秦仲男黯然地道：“算了吧，让她误会了也好，倒免得以后麻烦。”

邹远一怔道：“难道秦兄对她没有意思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兄弟心中只有一个关师妹，她嫁给鲁志君之后，我这条心也死了，所以……”

邹远笑笑道：“所以你用情剑来吸引冷月辉为用，此举虽然不光明，可是对方是个邪魔外道，如此对她也不为过，兄弟日后自然会为秦兄辩白。”

秦仲男大声道：“我根本就没有对冷月辉有过任何行动，所以才不肯认这笔帐。”

邹远一愕道：“那情剑上的红光……”

秦仲男道：“我不否认动用过情剑上的魔力，可是我选取的对象不是冷月辉。”

邹远道：“那还会是谁？”

秦仲男叹道：“你永远也想不到这个人”

邹远大感兴趣道：“这一说，兄弟倒是要猜上一猜。不是冷月辉，自然更不是夏晓杏，那只剩下一个可能了……原来秦兄对师妹……”

秦仲男脸色一沉道：“邹兄将兄弟看成什么人了，我若是有意拆散师妹与鲁志君，还会等到今天……”

邹远脸上一红道：“兄弟知道秦兄是正人君子，可是秦兄所接触过的几个女子都在此了，莫不是秦兄还有意替路兄解围吗？那位赵文柳小姐对路无方一往情深，路兄却处处躲避她，秦兄为了替路兄解些麻烦，把她的感情转移一下，未必不是好事。”

秦仲男知道邹远是在开玩笑，虽然这个猜测不伦不类，极其荒唐，他倒没生气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兄弟自己的事情都顾不过来，那有精神去管别人的闲事。”
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今天这么多的事都是由一个人身上引起，她却把麻烦推到我身上，我想还是由她自己出头来解决的好，才……”

邹远怔了一下，将他的话玩味了片刻失声叫道：“难道是忧仙愁子？”

秦仲男却正色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她！”

邹远怔了半天，才轻哼了一声道：“秦兄这个玩笑开的太大啦，杨仙子虽然驻颜有术，望去如二十几岁，可是她真正的年龄，至少要比秦兄大上一倍！”

秦仲男愤然叫道：“她行踪飘忽，专在暗中活动，对一切都了如指掌，明明可以自己解决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推在别人身上，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叫她公开现身，只好试一试情剑

的魔力，看看是否确实有效！”

邹远道：“难道秦兄对情剑的神效尚不相信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我不晓得，我从来也没有试验过，这次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假如情剑无法令忧愁仙子到我面前来，就可以证明它的魔力根本就是骗人的玩意！”

邹远道：“秦兄纵然要试验也得看时候，杨仙子远在中原，等她迢迢赶来，事情恐怕又有新的变化了。”

秦仲男摇摇头道：“不，她已经在这里了。”

邹远一怔道：“秦兄不会看错人吗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自然不会，她被我揭露了真面目，那绝世的姿容是无人能及的！”

邹远沉思了片刻才道：“你们会面的情形可以说一说吗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自然可以。”

说着将他与杨秋荷会面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邹远听完后沉思片刻道：“秦兄可能将事情做得太莽撞了一点。杨仙子在中原时，就对兄弟说过她有着种种顾忌，无法亲身前来西域。

现在她居然又冒险前来，必是情形又起了变化……”

秦仲男愤然道：“不管事情有什么变化，她叫我用情剑的魔力去骗取冷月辉的好感，就是对我的侮辱！”

邹远本来想张口说什么的，可是听见秦仲男最后一句话，竟忍住不说了，相对有顷，他才改口问道：“我们现在上哪儿去呢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魔心圣教主要人物一个不在，我们也不必留在此地了，不如先去找到路兄他们，大家商量一下再决定行动吧！”

邹远想想也觉得不错，二人也上了马，离开了城堡，向

路无方等候之处疾驶而去！

走了十几里后，秦仲男忽然对沙地上杂乱的脚印略有所惑，用手指着问道：“这条路走的人倒不少！”

邹远看了一下，忽作警觉道：“不好！恐怕是路兄他们遇到麻烦了！”

秦仲男道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邹远道：“沙漠上的蹄痕很容易消失，这些蹄印一定是新留下的，而且为数极多，很可能是冷月辉率人经过时所留。而且我们看见的魔心圣教信火不也是在这个方向吗？”

秦仲男有点焦急地道：“我没有注意，不过冷月辉说那是教主发出的信火，看起来似乎有点可能。”二人对视一眼，心中彼此都已明白，没有第二句话，拼命策马，急急向前驶去！他们这一阵急跑，少说也有六七十里了，一抹蓝天上闪烁着几点早出的星星，他们终于看见前面有着稀疏的火光与幢幢的人影，两人迎面走了过去。

可是他们的马匹驶近那群人后，却又禁不住万分失望。因为那只是一队普通的商旅，少数的几匹马，百十头骆驼，正在扎营休息，稀疏的火光是他们在引炊煮食。秦仲男的意思是想越过那些人继续赶路，邹远却主张停下来少作问讯。邹远在那群商人中间找了一个汉人装束的老者问了几句话，然后回到秦仲男身边。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也许赶错了方向，他们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秦仲男一笑道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是顺着冷月辉那批人的蹄迹追过来的，他们一定是错过了！”

邹远道：“不！这批人停下已经有两个时辰了，冷月辉等人领先我们不过一刻功夫，若是经过这里，定然不会漏过他们的视线！”

秦仲男急着道：“那怎么办？我们马上回头。”

邹远摇头道：“不行。今天晚上必须留在此地，哪儿也不能去。因为马上就要起风了，周围一百里内，只有此地是最好的避风所在，所以这群人留下来不走。”

秦仲男焦急地道：“我们不能等。”

邹远一叹道：“不能等也得等！照那个老人的估计，风势最近在半个时辰内就会开始。而我们绝对无法在半个时辰之内赶出百里之遥，因此他劝我们留下来。”

秦仲男万般无奈地下了马道：“万一路兄他们出了事，我真是对不起他们。”

邹远道：“兄弟并非不顾朋友道义，但必须认清环境，假如我们失陷在风暴中自送了性命，不仅于事无补，反而使事情更恶化了。目前唯一能对抗莫天良的就是秦兄与这柄宝剑，为了大局，秦兄也必须珍重此身，避免作不必要的冒险。”

秦仲男长叹一声，快速地牵着马过去。那个老年商客倒是很和气地接待了他们，并叫人给他们送来了食物和饮水，还告诉他们如何躲避风暴。那方法倒是很简单，拣一处比较低凹的地方伏下，将马匹也放倒挡在前面，身上盖着厚毯，以免被流沙所掩。用过食物，歇不了多久，果然远处传来呼啸之声，如有万马奔腾一般，声势十分汹涌。商队的人都找到隐蔽的地方卧倒。秦仲男与邹远也赶紧找个浅坑，前面恰好有个巨石作屏，地方十分宽敞。他们没有将马放倒，只是把缰绳牢牢地系在一块石角上！倚着巨石休息着。又过了一会，那汹涌的风暴来临了。这的确是秦仲男生平未见到的奇景，啸声震耳，天上的疏星淡月都看不见了，一片漆黑中唯有闪如电光的火星。那是挟在风中的砂石互相撞击而发出的。

邹远撑大了喉咙，高声叫道：“秦兄看见了吧，若不是兄

弟硬留下你，恐怕要到沙石堆底去挖你出来了。”

秦仲男一面摇头叹息，一面也高声道：“沙堆下也未必能挖得到，光是那风中的飞石，就能把我粉身碎骨了，真没想到会如此厉害。”

正说着，他们的两匹马却不安地跳动着，好象要挣断缰绳的样子，邹远骂道：“这两头畜生在找死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不能怪他们，畜生都怕火光，他们一定是被风中挟带的火光吓着了，我们早就该学别人样子，把他们放倒，捆住四蹄的。”

说着准备过去。邹远忙道：“别去管他们，这地方太窄，放倒他们很不容易，一个不小心，被卷进风里，可是得不偿失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不行，万一被畜生挣断了缰绳，叫风卷走了，明天我们骑什么？”

邹远觉得也有道理，才高声道：“那我们两个一起动手，秦兄先放倒一匹，用力按住，兄弟替他们捆蹄。”

两人慢慢地爬了过去，秦仲男按住一匹马的肚腹，用力将他推倒，邹远则在背囊中找出一根皮索，正想将马的四蹄捆在一起时，他们两人都忘了一件事。那是太匆忙的缘故，没有将紧在石角上的缰绳解开。那缰绳本来就不长，马匹倒地之后，拉得更紧。马匹在地挣扎时，扯得嚼子勒住嘴角，急痛之下奋然用力，竟然挣断缰绳，将石角也拉断了。两匹马是紧在一根石角上的，石角一松，另一匹马顿时脱了羁绊腾身而出。隐约中秦仲男也慌了手脚，毫不考虑就抱住了马头，连人带马一起冲进了汹涌的风暴中。

邹远见状大叫：“秦兄，快松手。”但他叫得太迟了，一团黑影带着秦仲男在点点火光中，只不过刹那的时间，即已

失了踪影。秦仲男隐约听到邹远的呼叫，然而猛烈的风势迫使他不能松手。背上被流沙打得象针刺的一样痛。幸好他身上的厚毯是用粗针别住的，象外套一样紧裹着躯体，替他挡住了一部分冲力，没有伤着肌肤。因此他既不敢抬头，也不敢松手，只好将头埋在厚毯里，双手紧抱马头随风前飘。那匹马倒不愧是沙漠良驹，在急风中撒开四蹄，如闪电般地飞奔，风的推力加上马的速度，竟然超过了风沙追击的速度。因此秦仲男渐渐感觉到背上没有沙石的撞击了，而且这匹马象有在风暴中行进的经验，居然找到了一处没有风沙的空间，然后放缓了步速，使得行进的速度与风速相同，居然走得十分平稳。

秦仲男原来是挂在马头上行进的，这时也慢慢地恢复了神智。臂上微一用力，翻身骑上了马背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更不知走了多远，直到他感觉到坐马的速度很慢了，才睁开双眼，禁不住讶然低呼出声。因为他已走出了暴风的范围，虽然远处还有隐约呼啸声，也可以看到闪着火光的风柱，可是他身处的地方竟是一点风也没有。

天还没有亮，疏星淡月，不但闪烁在碧空，也闪烁在脚下，因为他正在一个澄清而平静的湖泊旁边，湖水反映着星月的影子，加上亭亭的树影，景色美得出奇。别说沙漠中难找这种境地，就是风光明媚的江南，也未必能有如此一片仙境。经过这一阵子风暴，他也看出这匹马的不凡之处，就是路无方的那匹千里宝驹，它也不见得逊色。是冷月辉对他特别好才给他一匹良驹，还是魔心圣教中每一匹马都如此优异，他一时未能明白。

这匹全身乌黑的马似乎能解人意。经他几下轻拍后，变得更驯服了，昂起头，摇着耳朵踏着得得的碎步，将他带到

一片浓密的树影中。借着星月淡光，他看出这是一条小径，虽是通向密树深处，却有着没胫的柔草，看来很久没人走了。

马行进了不久，终于停了下来，低头饮着一条小溪中的流水。秦仲男下了马，在流水中洗去脸上的灰沙。因为被狂风中吹去了身上的水份，他也渴得很厉害，于是他用手捧起一汪清水正要送到嘴边，忽然被一样东西自后撞了一下，他将手中的水泼掉，回头一看，却是那头黑驹。秦仲男笑了一笑，拍拍他的颈子道：“你喝够了，也该让我喝点水。”那头黑驹却像是真的听得懂他的话，先是摇摇头，然后又昂首对溪边的小树点了点头。秦仲男起先不懂他的意思，等它连做几次之后，才举目向小树望去，隐约可见那是一棵桃树，树并不高，却挂着四五颗碗大小的蜜桃。在沙漠地方竟有这种果子，秦仲男不禁感到惊奇万分。同时他也明白那匹黑驹的意思是让他吃桃子。

秦仲男走了过去，将桃子都摘了下来。一共是五颗，触手轻柔，可见已相当熟。秦仲男在衣服上擦了擦，将桃子送进口中。才咬了一口桃汁已涌流出来，汁既甜又香，别具一种沁口的芬芳，喝下去有着说不出的舒服。不知不觉间他连吃了四颗，直到最后一颗时，才想起身边的黑驹，连忙递过去道：“对不起，忘了你了！”

吃了几个蜜桃，秦仲男感到精神多了，这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个小草屋，便慢慢朝那里走去。

草屋柴门是虚掩着的，草堂的桌椅虽是简单了些，但是非常洁净。秦仲男穿过庭院，又进入一间内室。有一个女人的身影，这女人背对着他坐在一张大木床上，只披了一件透明的轻纱，可说曲线玲珑一览无遗。

秦仲男熟悉这个美丽的胴体，他知道是忧愁仙子，奇怪

的是她怎会在这里。杨秋荷回头一笑道：“记得以前你是没有胆子闯进我的房间的。”

秦仲男低声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。”

杨秋荷笑道：“没有的事，红粉白骨，不过转眼变相，人只要心中把持得正，任何情况都是一样的。”

秦仲男被说得脸上一阵发烧，可是他不能再低着头了，缓缓地抬起头，尽量避免去正视她，然后低声问道：“仙子怎么到此地来？”

杨秋荷道：“这原是我的修真之所，我脱离了魔心圣教之后，就在此地潜居过一阵，这次重返旧地，自然想来看看，问题是你怎会来这儿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我是被一阵暴风吹来的。”

杨秋荷道：“哪有那么巧？暴风离此还很远呢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是那匹马把我带来的。”

杨秋荷笑了一下道：“那畜生倒是善解人意，你正想找我，它就把你带来了，我也正想找你。”

秦仲男一怔道：“仙子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杨秋荷笑道：“我今天心血来潮，不知怎的竟觉得很寂寞，很想找个人谈谈心，而你就来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别站得那么远，坐到这里来。”说着用手拍拍身边的床边，秦仲男吓得又退了一步道：“仙子！这是做什么？”

杨秋荷神色一沉道：“问你自己。”

秦仲男急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。”

杨秋荷冷笑一声道：“你用情剑上符咒魔力对我施为，不就是叫我喜欢你吗，怎么见了我，又不敢承认了呢？”

秦仲男一怔道：“仙子怎么知道的？”

杨秋荷冷笑道：“情剑是我传给你的，对于剑上的魔力感

应，我自然十分清楚，想不到你对我这个老太婆还这么有兴趣，过来呀！”

秦仲男急得全身淌汗，连忙摇手道：“仙子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杨秋荷哼声冷笑道：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秦仲男顿了一会，才嗫嚅地道：“仙子交给我的责任过分重大，我无法胜住，所以才想向仙子推辞……”

杨秋荷笑笑道：“哪一件事办不了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仙子要我用情剑去勾引冷月辉……”

杨秋荷道：“那不是容易的事吗？”

秦仲男佛然道：“这不是实行的难易问题，而是牵涉到我的人格，我不能用卑鄙的手段去对付一个女孩子。”

杨秋荷冷笑道：“你上黄山向我求取情剑，不也是为了得到一个女孩子吗？那就不卑鄙了？”

秦仲男正色道：“不错，我求取宝剑是为了挽回我师妹的感情，可我得到剑后，她已另嫁人了……”

杨秋荷道：“那没关系，情剑的魔力是不可思议的，别说她只是嫁人了，就是她死了，感受剑上魔力召唤后，也可以从墓中走出来投向你。”

秦仲男愤声道：“秦某不屑做这种事，一个不再爱我的人，勉强争取到手并不幸福。”

杨秋荷点头，赞许地道：“你很懂感情，不会滥使情剑魔力，所以我才放心把情剑交给你！”

秦仲男道：“那仙子叫我对一个不爱的女子施魔力，岂不是自相矛盾？”

杨秋荷整容道：“这不同，谁叫你们不小心将另一柄慧剑丢失了，这支剑的威力更大，落到魔心圣教手中，其后果将

更加厉害！幸好那柄剑只限于女子能使用，所以我才叫你用这个方法去争取冷月辉的好感！”

秦仲男道：“然而这种行事的手段非我所能接受，请仙子另外换个人吧！”说着将情剑带鞘解下还了他，

杨秋荷看也不看，接过放在床上，然后轻轻地道：“你现在推辞太迟了。”

秦仲男一怔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杨秋荷道：“我已替你念过符咒，使得情剑的魔力在冷月辉身上生了感应。”

秦仲男大叫道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杨秋荷淡淡地道：“怎么不可能？对于怎样使用情剑的方法我比你清楚，虽然我代你施为，效力却是同样的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我不信？”

杨秋荷道：“事实俱在，你信不信没关系，冷月辉为什么肯给你解药？为什么对你处处留情？为什么一再放弃杀死你的机会？这不是情剑的魔力所使然吗？”

秦仲男略一回忆过去的情形，倒是真正地相信了。难怪夏晓杏与邹远会对自己产生那样的误会，冷月辉的态度转变也奇特了一点，谁会想到是杨仙子搞的鬼呢？自己先前因心中无愧，所以矢口否认。现在这一来，叫自己如何向人解释？想到这里，他禁不住满心愤怒，厉声大叫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杨秋荷道：“为了武林千百条性命！冷月辉此刻所能，已非任何人所能敌，除了用柔情拢络，别无他策。”

秦仲男急得直跳叫道：“为什么你要选我做这件事呢？你为什么代我做决定呢？”

杨秋荷淡淡地看了他一眼道：“我认为你是一个淡于儿女

私情的人，是一个先天下而后个人的大丈夫，才替你做了决定，而且你是我唯一选中的情剑传人，除了你之外，我也别无他人可选！”

秦仲男长叹一声，双手抱住头顶，颓然在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。

杨秋荷嗤地一声笑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你何必烦成这个样子！”

秦仲男忽地站起来道：“不行，要我跟一个毫无感情的女子来往，我实在是做不到！”

杨秋荷道：“你不用对她好，她自然会迁就你的。当年我凭一柄情剑玩弄了天下男子于股掌之上，并不需要借以颜色，你高兴的时候，杀了她都行。”

秦仲男鼓着眼睛叫到：“我绝不在这种情形下杀人。”

杨秋荷道：“那你就对她好一点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那我也做不到。”

杨秋荷一叹道：“这就难了，你究竟想怎样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我请你帮个忙，把符咒取消。”

杨秋荷道：“没有办法，情剑上只有召人的魔力，却没有退除的办法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一定有办法，你当年跟每一个人身上试验情剑的魔力，难道也是跟每一个人好吗？”

杨秋荷道：“我解决的办法很简单，当我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一剑就解决了。黄山善果寺前累累白骨，有一大半是这样造成的。”

秦仲男沉思片刻，忽然道：“杨仙子，我们之间的问题怎么解决？”

杨秋荷微笑道：“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？”

秦仲男道：“我已用情剑对你施过魔力的符咒了。”

杨秋荷略一沉吟道：“我知道，我正在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因为我觉得无法承担你交代的事，而又没有别的办法找到你……”

杨秋荷道：“我随时随地都跟在你左右。”

秦仲男苦笑道：“可是要你现身并不容易。”

杨秋荷轻轻一笑道：“你找到我了，把话也讲清楚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要问吗？”

秦仲男想想道：“你对魔心圣教的情形如此熟悉，你的武功也高到很少有人能及的程度，这些问题你自己解决起来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为什么要推到我头上呢？”

杨秋荷一叹道：“你问得好。第一，莫天良是我的师叔，我不能正面和他冲突；第二，莫天良的功力高于我，必须要双剑合璧才能制住他。我千方百计把夏家的宝剑找出来，想不到你们一个大意弄丢了，因此你必须借重冷月辉，好好地与她合作。”

秦仲男默思片刻又道：“情剑的魔力在你身上有效吗？”

杨秋荷一怔道：“自然有效。”

秦仲男又问道：“那你也一定会爱上我的？”

杨秋荷道：“大概是吧！”

秦仲男道：“没有办法解除吗？”

杨秋荷道：“没有办法。”

秦仲男道：“那就难了，我一方面要爱你，一方面要爱冷月辉……”

杨秋荷道：“不错，所以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告诉你，你以后仍可冷落我一点，而且我上了年纪，心如止水，比较容易